

精圖

奇史大觀

全四冊

歇浦寓公著

上海時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印刷
中華民國九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再版

● 精圖 奇史大觀 ●

全書四冊定
價大洋壹圓

版權
所有

編輯者 歇浦寓公

印刷者 上海時化書局

發行人 古越邵蒔蓀

代發行所 本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

伯頓路鴻興里七五六號

時化書局

精圖

奇史大觀目次

卷一

奇孝

二則

奇忠

奇烈

奇俠

二則

奇情

奇童

奇婦

奇女

二則

奇妾

二則

奇僕

奇婢

卷二

奇緣

奇遇

奇運

奇兆

奇富

奇技

奇勇

奇術

奇課

奇癡

奇影

奇癖

奇瘤

奇夢

奇鏡

奇獄

奇案

奇讞

奇役

奇冤

卷三

奇叟

奇兒

奇醫

奇吏

奇僧

奇隱

奇妓

奇尼

奇賺二則

奇伶

奇丐

奇盜

奇竊

奇騙十二則

奇狐

奇鬼

奇犬

奇貓

奇鼠

奇虎二則

奇柳

奇菊

卷四

風塵奇賞

髯俠奇蹤

巧令奇才二則

獄官奇憤

科場奇捷

訟師奇計二則

賢婦奇規

男女奇幻

秦晉奇緣

俠女奇晦

誤藥奇效

變生奇肖

薄倖奇報

蒙師奇疾

戇僕奇誠

馬甲奇逢

浮惡奇譴

結婚奇啓

癩疾奇瘳

堪輿奇驗

測字奇應

偷兒奇算

精圖 奇史大觀卷二

● 奇緣

大興霍筭筠。貧。皆瘍醫之子。獨筠秀逸姣好。穎慧不凡。不屑屑於本業。十餘齡卽喜讀書。其父以其梗家教。怒而縛之於槐。將痛懲之。有鄰翁姚學究者適至。驚問作何過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釋曰。吾以爲面忤腹誹。乖戾子職。乃爲讀書。所謂狐裘並無羔袖。亟當鼓之舞之。奈何赴作教刑。阻其邁往。君眞立志不爲賢父兄者。其父

曰。墮祖業。廢家學。豈克肖之子。况士之子。恆爲士。家世業醫。而望其作破天荒之劉銳。難之又難。姚曰。君言差矣。將相寧有種乎。吾嘉其志。此後風雲變化。正未可量也。僕老矣。恐不獲親見之耳。足下幼而逃塾。何老猶坑儒耶。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筠曰。子喜讀何書。筠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解能爲之乎。曰。有窗稿在。曰。既有窗稿。盍出之一驚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閱且訝曰。作手也。非時下拾瀋者所能辦矣。持此以往。取功名如拾芥耳。幸勿羈勒以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筠自此益加精進。

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應童子試不中。年弱冠。其父欲爲之娶室。筠自矢曰。不得功名。終身不娶。且書中稱美女有螭首蛾眉。傾國傾城者。筠未之見也。倘一生不遇其人。寧鰥居以沒世耳。其父亦無如之何。漸生厭惡。因悔恨曰。此皆嚮日姚老儒一言所誤。致聰穎兒一日迂腐至此。吾老矣。豈可使二子坐受其累。乃析田分產。使三子各立門戶。旣而父母相繼死。筭貲日出行道。頗能自贍。惟筠謀生計拙。日就狼狽。所隸老僕諫之曰。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二人。逐日輕裘肥馬。不費一毫心力。錢如

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馬矣。何必日夜佔畢。徒自苦爲。筠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爲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與之討論。卽云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採。汝姑待之。當爲汝覓金魚也。僕歎曰。老奴豈不作是想。第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怏怏而退。筠自訟曰。余信及豚魚。而見嗤於奴輩。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乎。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爲御。轅下駒復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餘里。輒囁暮難進。無止宿所。僅

僕方怨咨。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漸至車前。則一翁一媪。奔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間有人家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談。僮曰。是何要務。匆促如此。媪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科耳。筠於車中聞之。輒曰。我卽是外科國手也。何必他求。媪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筠曰。失路倉卒。豈暇誑言。媪曰。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筠曰。奇哉。求醫而計及年之老少乎。僕曰。郎甫二十許人。尙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媪乃喜躍就車前舉燈照之。嘖嘖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卻天緣矣。卽左右超轅坐。指揮

令進僕曰。郎雖世代瘍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贅辭。媼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撫謙奉壁可也。俄至一莊院前。林木森鬱。門庭壯麗。儼然巨家。翁下車囑曰。稍候於此。容入白太太。遂啓關而入。老僕執轡低語曰。郎本業未練習。何冒昧擔荷此事。脫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媼率婢女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於是簇者導者尋達一廣廳。見所謂太太者。立於檐下。年約三十六七。衣服華麗。容貌極都。筠忽見如此景象。不覺膝爲之屈。

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禮見。分賓主而坐。亟問邦族姓字。年歲。及曾否議婚。筠悉以實對。太太凝眸久之。顏色甚怡。謂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孀居無子。賴有一女。名宜春。纔十八。待字於家。不意忽遭瘡疾。日甚一日。心甚憂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瘍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曷勝欣慶。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間嘗與之商酌。謂當密爲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俾治之。倘得病愈。即以爲配。今遇郎君溫文韶秀。適副私願。應是天緣。筠初念不過因一時失路。漫爲權變。以圖一宿。誠

不料被迫至此。不勝皇遽。又不敢易辭。但鞠躬曰。醫治敢不盡力。若夫婚姻之事。曾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後議之。太太曰。郎君真書癡矣。不允婚姻。安可治此病。果有誓詞。不妨先爲聘定。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固懦於言。及聞太太快論。竟語塞不能對。太太命喚藥兒傳語姑娘。請得一少年太醫至矣。亟打點好入看病。羣婢哄應而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娟麗。立太太側。耳語數四。太太笑曰。待太醫入內。自審諦之。去取任伊爲政。我不相強也。婢諾諾。頻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來致詞曰。可請太醫入室。

太太親握筠手而行。歷曲室數重。始至閨闥。一婢啓簾。太太揚聲曰。兒坐耶。臥耶。太醫來矣。尋入室。至榻前。女衣紅繡。擁錦衾。倚鴛枕而坐。鬢髮黛眉。明眸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艷絕人寰。筠一見。目眩意迷。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即太醫也。汝阿負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視汝疾。汝其自相之。女竊睇流盼。俯首默然。兩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徐而女低語曰。娘視爲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此爲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謹兒。一人扶持可矣。遂率羣婢出。回顧筠曰。

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出用飯也。筠唯唯。女命蕊兒請太醫坐。藥兒曰。既來看病。盍早看之。省卻忍受痛楚。女羞澀之態。幾不能支。蕊兒屢促之。女不得已。嚶然一呻。斜臥向內。以袖障面。任其所爲。蕊兒乃含笑登牀。以手招筠。筠半坐牀側。蕊兒款款啓衾。則下體赤露。粉臀雪股。緻緻光生。溫香馥馥。惟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艷。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強視瘡已。蕊兒覆衾下牀。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坐。問看病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靈藥一敷。卽愈耳。太太大喜。款待加

豆籩。卽僮僕亦極豐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卽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勿視爲隔膜。筠曰。敢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曰。已掃除書軒。爲郎君設榻矣。筠乃告退入軒。軒中位置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案上燒紅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一小童。聽使喚足矣。何勞卿等婢。曰。家中惟老園公。更無男子。何處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惟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全者。方許爲贅。是以蹉跎至今也。筠曰。然則許嫁醫人之說。恐未必確。婢曰。果似郎君。亦何不確。之